

娜尼列卡·娜安



譯 笈 周 著 泰 斯 爾 托 · L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5
2(2)

庫 文 界 世

娜尼列卡·娜安

冊 上

譯 笈 周 著 太 斯 爾 托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庫 文 界 世
娜 尼 列 卡 · 娜 安

ANNA KAREN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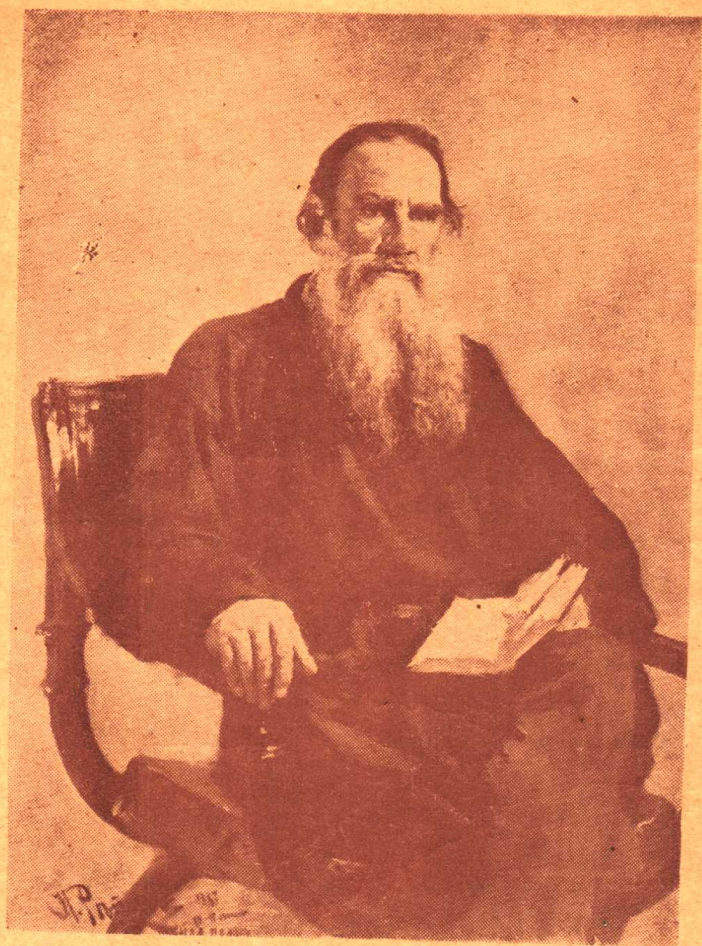
冊 上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所 發 行 所 特約經售處

Leo Tolstoy
周 徐 伯 生 聯
寬 斯 活 營 營
店 店 店 店 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重慶·星加坡
漢口·重慶·成都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版一第後利勝月一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L. 托爾斯泰

Riepin 繪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奧布浪斯基家裏，一切都混亂了。妻發覺了丈夫和一個在他們家裏做過女家庭教師的法國女子有曖昧關係，她向她丈夫聲言她不能和他再在一個屋子裏住下去了。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三天，不祇是夫妻兩個，就是他們整個的家庭和僕役都痛苦地感到了這個屋子裏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住在一起沒有意思，而且覺得就是在甚麼客店裏偶然碰在一起的人們也都比他們奧布浪斯基的整個家庭和僕役情投意合些。妻沒有離開自己的房間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在屋子裏到處亂跑。英國女家庭教師和女管家吵了架，寫了信給朋友，請替她找一個新的位置。廚師在昨天恰在晚餐時走掉了，廚娘和馬車夫辭退了工。在吵架後第三天，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奧布浪斯基公爵——他在交際場裏是叫司梯瓦的——在他慣常的時間，早晨八點鐘醒來，不在他妻子的寢室，而在他的書房的絨皮套的沙發上。他在彈性的沙發上把他的肥胖的，營養得好的身體翻轉，好像他要再長地睡一覺似的。他使勁地抱住那邊一個枕頭，把他的臉埋在裏面，但是突然他跳起來，坐在沙發上，張開他的眼睛。

此句出聖經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十九節，全節爲：「親愛的兄弟，不與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爲經上寫：『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哦，甚麼回事？」他想，重溫着他的夢。「甚麼回事，對啦！亞拉賓在達姆斯塔特宴客，不是達姆斯塔特，而是甚麼美國式的地方，不錯，達姆斯塔特，可真是是在美國，不錯，亞拉賓在玻璃桌上宴客，在坐的人都唱着 *Il mio tesoro*——但也不是 *Il mio 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還有種小酒瓶，那就是女人。」他回想着。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睛快樂的閃耀着，他帶着微笑地在沉思。「哦，真是有趣極了。有味的事情還多得很，可惜醒說不出來，連想都想不起呢。」於是看到了從一幅繡紗窗帷的邊上射入的一縷日光，他愉快地把他的脚沿沙發邊伸下，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雙拖鞋是金色韃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繡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時她送給他的禮物。於是照他幾年來每天的習慣，他沒有起來就向在他寢室裏常掛他的寢衣的地方伸出他的手。他這纔突然記起了他爲甚麼沒有睡在他妻子的房間而睡在他自己的書房裏，微笑從他的臉上消失，他皺着眉。

「唉，唉，唉！」他歎息着，回想起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和他妻子吵架的每個細節，他的處境的毫無希望，和最糟糕的，他自己的過錯，又一齊湧上了他的心頭。

「是的，她不會饒恕我，她不會饒恕我！而最糟的是這都是我的過錯——都是我的過錯，但也不能怪我。悲劇就在這裏，」他沉思着。「唉，唉，唉！」他想起這場吵鬧所給與他的極端痛苦的感覺，儘在絕望地這樣自悲自歎。

最不愉快的是那最初的瞬間，當他興高采烈的手裏拿了一只預備給他妻子吃的大梨，從劇場回來時候，他沒有看見他妻子在客廳裏使他喫驚的是也沒有看見在他書房，而終於發見她在她自己的寢室裏，手裏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置的信。她——那老是爲家中瑣事忙碌和擔憂，而且在他看來，思想很簡單的他的杜麗，靜靜地坐在那裏，手裏拿着那封信，帶着恐怖，絕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這是甚麼？」她問，指着那封信。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樣，覺得自己本身還沒有他回答他妻子的話的膽度，那麼使他激憤。

那個瞬間，他發生了人們在突如其來地被揭發了甚麼極不名譽的事情的時候所常發生的現象。他沒有能够使他的臉色

適應於他的遺失發覺後他在他的妻子面前所處的地位沒有惱怒，否認，替自己辯護，請求饒恕，甚至也沒有索性不在乎——隨便甚麼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臉孔完全不由自主地（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他是喜歡生理學的，認為這是腦神經的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浮出了她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癡愚的微笑。

爲了這癡愚的微笑，他不能饒恕他自己。看見那微笑，杜麗好像感到肉體的痛苦一般地顫抖，用她特有的激烈迸發出了一大串殘酷的話，於是衝出了房間。從此以後，她就不願看見她的丈夫了。

「這都要怪那癡愚的微笑。」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想。

「但是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絕望地對自己說，我不出回答來。

二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在對自己的關係上是一個誠實的人。他不能欺騙他自己，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後悔他的行爲。他是一個三十四歲，又漂亮，又多情的男子，而他的妻子僅僅比他年輕一歲，而且做了五個活活四個死了的孩子的母親，他不愛她，這他現在並不覺得後悔。他後悔的祇是他沒有能夠很好的瞞住他的妻子，但他感到了他的處境的一切困難，很替他的妻子，他的小孩，和他自己難過。他許會設法把他的罪過隱瞞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知道了這個會這樣影響她，他從沒有明白地考慮過這個問題，但他漠然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疑心他對她不忠實，她祇是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他甚至以為，她祇是一個好母親，一個不再年青，也不再美麗，毫不惹人注目，全無趣味的衰敗了的女人，應當出於公平心遇事寬大些。結果却完全相反。

「哦，可怕呀！哦，可怕呀！」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儘對自己重覆着，他想不出辦法來。「這以前一切都多麼順遂呵！我們過得多快活，她對於她的小孩感到滿足和幸福，我任甚麼事也不干涉她，我隨她高興怎樣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的是她是我們家裡的，女家庭教師，真糟和家裡的女家庭教師調情，未免有點庸俗，下流，但是一個多漂亮的女家庭教師呀！」（他如在目前一般地回想羅蘭姑娘的惡作劇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究竟，她在我們家裡的時候，我總是約束自己的。最糟的就是她現在……好像命該如此，哦，但是怎麼，怎麼辦呀！」

得不到解答，除了生活所給與於一切問題，甚至最複雜最難解決的問題的那個一般的解答之外，那解答就是人必須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却自己。要在睡眠中忘却自己現在不可能，至少也得等到夜間才行；他現在又不能夠回到酒瓶女

人的音樂和歌唱去；因此他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夢中忘却自己

「我們等著瞧吧。」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對自己說，他起來穿上一件襯著藍色綢裡的灰色襖衣，把紐帶打成一個結，於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氣進他的廣闊的，袒著的胸膛，他擺開他那雙那麼輕易地載著他的肥胖身體的脚，用他素常的穩重的步調走到窗前，他拉開百葉窗，用力地按著鈴，他的親信僕人馬特偉立刻應着鈴聲出現，把他的衣服、長靴和電報拿來了。理髮匠執着理髮用具跟在馬特偉後面走進來。

「辦公處有甚麼文件來沒有？」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問，接了電報，在鏡子面前坐下。

「在桌子上。」馬特偉回答帶着詢問一般的同情瞥着他的主人，停了一會，他浮着一個狡猾的微笑加上說，「馬車出租所有人來過。」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回答，他祇在鏡裡瞥了一眼馬特偉。在這一瞥中，他們的眼睛相碰到了，很明白的，他們彼此都很了解。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睛似乎在問：「你爲甚麼對我說這個你難道不知道？」

馬特偉把手放進他短衣的口袋裡，擺開一隻脚，默默地，善良地，帶着輕輕的微笑凝視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們禮拜日來，不到那時候不要白費氣力來麻煩你或他們自己。」他說。他顯然是預先準備有這句話的。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看出了馬特偉想要開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扯開電報，他看牠一遍，一面揣測電報裡時常拚錯的字眼，於是他的臉色開朗起來了。

「馬特偉，我的妹妹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明天要來了，」他說，把理髮匠的光滑豐滿的手制止了一會，他正在從他的長長的，捲曲的頭髮中間剃出一條淡紅色的路來。

「謝謝上帝。」馬特偉說，用這回答表示他像他的主人一樣了解這次來訪的意義的重大——那就是，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他所那麼喜歡的妹妹，將會使得夫妻和好起來。

「一個人，還是和她丈夫一道？」馬特偉問。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不能夠回答，因爲理髮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他祇好舉起一個手指來。馬特偉向鏡子裡點點頭。

「一個人，要在樓上收拾一間房間嗎？」

「去告訴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她會吩咐的。」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馬特偉好像懷疑似地重覆着。

「是的，去告訴她，把這電報拿去，交給她，照她對你講的去做。」

「你要去試她嗎？」馬特偉明白，但他却祇說：「是的，老爺。」

當馬特偉穿着他那雙咯吱作響的長靴，手裡拿了電報，慢吞吞地走向房間來的時候，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已經洗好了臉，梳過了頭髮，正在預備穿衣服。頭髮匠已經走了。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叫我對你說她要走了。讓他——就是說你——高興怎樣做就怎樣做吧，」他說，只用他的眼睛笑着，於是把手放進他的口袋裡，他把頭偏在一邊斜視着他的主人。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沉默了一會，隨即一個溫和的而只有幾分悽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標緻的臉孔上。

「呃，馬特偉？」他說，搖搖他的頭。

「不要緊，老爺，她自會好起來的。」馬特偉說。

「自會好起來的？」

「是的，老爺。」

「你這樣想嗎？誰來了？」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問，聽見門外有女人的衣服的摩擦聲。

「我，」一個堅定而愉快的女人的聲音說，乳母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嚴峻的麻臉從門邊伸進來。

「哦，甚麼事，瑪特洛納？」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問，向她走上去。

雖然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對他妻子完全有錯，而且他自己也覺到的，但是屋子裡的幾乎每個人（就連最幫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乳母）都站在她的一邊。

「哦，現在怎樣？」他憂愁地問。

「到她那裡去，老爺，再認一次錯吧。上帝會幫助你的。她是這樣的痛苦，看了她都叫人傷心；而且屋子裡的一切都弄得亂七八糟了。老爺，你應當憐憫憐憫小孩子，求她饒恕吧，老爺。這是沒有辦法的，祇好自己受……」

「但是她不願見我。」

「聽你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禱告，老爺，向上帝禱告吧。」

寢衣。

「好的，你走吧，」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突然漲紅了臉，「現在，請替我穿起衣服來。」他轉向馬特偉，決然地脫下他的寢衣。

馬特偉已經拿起了那件像馬頸圈一樣的襯衣，於是，吹去了一點甚麼看不見的灰塵，他帶着顯然的愉快把他穿在袖主人，的修飾得很好的身體上。

三

當他穿好了衣服的時候，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灑了些香水在身上，拉直他的襯衣袖口，照平常一樣把他的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雙重鍊子和印章的錢分置在各個口袋裡，於是揮開他的手帕，不管他的不幸，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而且肉體上快適，他兩腿微微搖擺地走進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擺在那裡等他，咖啡旁邊，放着辦公處來的文件和信。

他讀信，有一封極不愉快，是一個想買在他妻子的地產上的一座森林的商人寫來的，賣出這座森林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現在，在他沒有和他的妻子和解以前，這問題是無從討論。最不快的事實是他的金錢上的利害關係要滲進他和他妻子和解的問題中去，想到他會被自己的利害關係所左右，他會爲了賣這森林的原故去跟他的妻子講和——想到這個就使他痛心了。

當他看完了信的時候，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把辦公處來的文件拉到面前，迅速地辦完了兩件公事，用大鉛筆做了些記號，於是把文件推在一旁，轉向他的咖啡。他一面嚼着咖啡，一面打開還是潤濕的早報，開始讀起來。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定閱了一份自由主義的報紙，不是極端的，而是擁護大多數人的意見的報紙。雖然他對於科學，藝術，和政治並沒有特別興味，但他却堅持大多數人和他的報紙對於這一切問題的意見。祇有在大多數人改變意見的時候，他還纔跟着改變——或者更嚴格地說，他並沒有改變，而是意見自身不知不覺地在他心中改變了。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並沒有選擇他的政治主張和見解，這些政治主張和見解是自己到他這裡來的，正如他並沒有選擇他的帽子和上衣的樣式，而祇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在生活於上流社會裡的他——由於普通在成年期發達的，對於某種程度的精神活動的要求——要有見解正如要有帽子一樣地必需，如果他有理由，愛自由主義的見解甚於愛他周圍許多人，所抱的保守的見解，那並不是由於他認爲自由主義更合理，而是由於他更和他的生活樣式相合。自由黨說在俄國一切都是壞的，不錯，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負了許多債，正缺錢用，自由黨說結婚是完全過時的制度，須得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確沒有

給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多少滿足，而且逼得他說謊和做假，那是完全和他的本性相反的。自由黨說，或者毋寧說是暗示，宗教祇是一種控制人民中的野蠻階級的馬銜；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連做一個短短的禮拜，都站得脚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現世生活是這麼愉快，關於來世的一切可怕而誇張的言語是甚麼意思。而且，愛說笑的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常喜歡說，如果有人要誇耀自己的出身，他就不應當在魯立克^①停止，而不承認他的家族的始祖——猴子，他用這一話去難倒老實人。就這樣，自由主義成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一種習慣，他喜歡他的報紙，正如他喜歡他餐後的雪茄一樣，因為牠在他的腦裡散佈了一層輕霧。他讀社論，社論主張銳進主義有否沒一切保守的要素之勢呀，說政府應採取適當方法撲滅革命的禍害呀，這樣大聲疾呼在現在完全沒有意思，正相反，「照我們的意見，危險並不在假想的革命的禍害，而在阻礙進步的因襲的頑迷，」等等，等等。他又讀了另外一篇論說是關於財政的，提到了邊沁和密勒^②，對政府當局暗諷了幾句。憑他的特有的機敏，他捉到了每句暗諷的意義，猜透了牠從何而來，向，甚麼人，因甚麼動機而發，這像平常一樣，給了他某種的滿足，但是今天這個滿足被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勸告使家中的不如意的狀態所損壞了。他又在報上看到培伊斯特伯爵有已赴維斯巴登的論聞，看到絕滅白髮，出賣輕馬車，和某青年徵求職業的廣告；但是這些新聞記事並沒有像平常一樣給予他一種寧靜的譏諷的滿足。

看過了報，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奶油麵包，他立起身來拂去了落在他背上的麵包屑，於是挺起他的廣闊的胸膛，他快樂地微笑着，並不是因為他心裡有甚麼特別愉快的事——快樂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但是這快樂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變得沉思了。

門外可以聽到有兩個小孩的聲音（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辨得出是他的頂小的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兒達尼亞的聲）。他們正在搬弄一件甚麼東西把牠翻倒了。

「我對你說了不要把乘客坐在車頂上。」小女孩用英語說，「抬起他們來！」

「一切都混亂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想，「小孩子沒有人管束到處亂跑。」於是走到門邊，他叫他們。他們拋下那當

① Rurik 俄國最早的皇族。

② 邊沁 (J. Bentham — 1748—1831) 英國有名的急進理論家，倫理學說上的功利主義的創始者。密勒 (J. S. Mill — 1800—1833) 英國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者。

火車用的匣子，向他們的父親走來。

那小女孩，她父親的寶貝，奔擁地跑進來，抱住他，大笑地吊在他頸根上，她老喜歡聞他的頰髭發出的香氣。最後小女孩吻了他，他那因為彎屈的姿勢而漲紅的放射愛撫的光輝的臉面，鬆開了他的兩手，待要跑開去！但是她的父親拉住了她。

「媽怎樣了？」他問，撫摩着他的女兒的滑潤柔軟的小頸。「早！」他說，同走上來問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說。他意識到他對於那男孩並不那麼愛，但他總是儘量公平；可是那男孩感覺到了這個，對於他父親的冷淡的微笑並沒有用微笑還報。

「媽她起來了？」女孩回答。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嘆了口氣。「這樣說她又整整的一晚沒有睡覺，」他想。

「哦，她快活嗎？」

小女孩知道，她父親和母親吵了架，母親不會快活，父親也一定明白的，他這麼隨便問她祇是在裝假。她為她的父親漲紅了臉。他立刻覺察出了這個，也臉紅了。

「我不知道，」她說。「她沒有要我們上課，她說我們跟霍里姑娘到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達尼亞我的寶貝，等一等，」他說，還是拉牢她，撫摩着她的柔軟的小手。

他從壁爐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裡的一小盒糖菓，揀她所愛的給了她兩件，巧克力和軟糖。

「給格列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說。

「是是，」還撫摩了一下她的小肩膀，她吻了吻她的髮根和頸項，然後放她走了。

「馬車備好了，」馬特偉說，「但是有個人為請願的事要見你。」

「來了很久嗎？」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問。

「半個鐘頭。」

「我對你說了多少次有人來馬上告訴我？」

「至少總得讓你安心地喝完你的咖啡，」馬特偉說，他的聲調粗魯又誠懇，使得你不能够生氣。

「那麼，馬上領那個人進來吧，」奧布浪斯基說，煩惱地皺着眉。

那請願者，參謀大尉加立寧的寡妻，來請求一件辦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照常請她坐下，

耐心地聽她說到底，沒有打斷她一句，並且給了她詳細的指示，告訴她怎樣以及向誰去請求，甚至還用他的粗大散漫優美而清楚的筆蹟替她寫了一封有氣勢的流利的短信給一位可以給他幫忙的人，送走了參謀大尉的寡妻以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他忘記甚麼沒有。看來他甚麼也沒有忘記，除了他所要忘記的東西——他的妻子以外。

「噢是的！」他垂着頭，他的漂亮的的面孔帶着苦惱的表情，「去呢，還是不去？」他對自己說，而他內心的聲音告訴他他不應當去，那除了虛飾以外不會有旁的結果，要改善，矯正他們的關係是不可能的，因為要使他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起人家的愛，或者使他變成一個不能戀愛的老人，都不可能。現在除了欺瞞和說謊之外不會有旁的結果，而欺瞞和說謊又是和他的本性相反的。

「可是遲早總得做的，這樣下去不行！」他心裏力提自己的勇氣，他挺着胸，拿出一枝紙烟，吸了兩口，就投進真珠貝的烟灰碟裏去，於是迅速地步調走過客廳，開門進臥室，他妻子寢室的另一扇房門。

四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穿着梳妝短衣站在那裏，她那曾經是豐滿美麗，現在却變稀薄了的頭髮，髮針繫在她的頸背上，她的消瘦的面孔深陷下去，她張着大的，喫驚的眼睛，那雙眼睛因為她面孔的消瘦而顯得更加觸目了。她站在散滿在房間裏的各種各樣的東西中間，一個開着的衣櫃前面，她正從那裏面拿甚麼東西出來。聽到她丈夫的脚步聲，她停住了，向門望着，竭力想給與她的容貌一種嚴厲而輕蔑的表情。她感覺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來的會見。她正在企圖着她三天來已經企圖了十來回的事情——把小孩子和她自己的東西清理出來，好拿到她母親那裏去——而她還是沒有這樣做的決心，但是現在又像前幾次一樣，她儘在對自己說，「事情不能像這樣下去，她一定要想個甚麼辦法！」來懲罰他，羞辱他，至少要報復他所給與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她還是繼續對自己說，她要離開他，但她自己也意識到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她不能脫掉那把他當自己丈夫看待，而且愛他的習慣。加以，她實感到假如在這裏，在她自己家裏，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管她的五個小孩，那末，在她要他們通通帶去的地方，他們就會更糟。事實上，在這三天內，頂小的一個孩子因為吃了不衛生的湯病了，其餘的昨天差不多一天沒有吃飯。她意識了要離開是不可能的，但是欺騙着自己，她還是繼續清理她的東西，裝做要走的模樣。

看見她丈夫，她就把手放進衣櫃的抽屜裏，像是在尋找甚麼東西似的，直到他十分走近她的時候，她還纔向他望了一眼。但

是她的臉。她原是想裝出嚴厲而堅決的表情的，却祇顯得困惑和痛苦。

「杜麗！」他用柔和的、怯生生的聲調說。他把頭垂向肩膊，極力裝出可憐的卑微的樣子，但他却依然閃耀着爽快和健康。用迅速的一瞥，她審視了他那閃耀着健康和爽快的容貌。「是的，他倒快樂和滿足！」她想，「而我呢……那討厭的好性情，大家都爲了那個喜歡他，而且稱讚哩——我真恨他的那個好性情！」她想。她的嘴唇變硬了，面頰的筋肉在她的蒼白的、神經質的臉孔的右半邊收縮了。

「你要甚麼？」她帶着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聲調說。

「杜麗！」他重複着說，聲音裏帶着戰抖。「安娜今天要來了！」

「那關我甚麼事？我不見她！」她叫。

「但是你一定要杜麗……」

「走開，走開，走開！」她叫，並沒有望着他，好像這叫聲是由肉體的痛苦引起來的一樣。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時候還能够鎮定，他還能够希望她自會好起來，如馬特偉所說，而且還能够安閑地讀他的報紙，喝他的咖啡，但是當他看見她的苦惱的、痛苦的、面貌，聽了她的順從命運、充滿絕望的聲調的時候，他的呼吸就困難了，他咽喉腫塞了，他的眼睛開始閃耀着眼淚。

「我的天！我做了甚麼呀，杜麗！看上帝的面上……你知道……」他說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嗚咽塞住。她砰的一聲把櫃門關上，望了他一眼。

「杜麗，我能够說甚麼呢……一件事就是饒恕……想想，難道我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償一剎那的……」

她垂下眼睛，傾聽着，期待着他所要說的話，好像在千萬請求他使她相信不是那樣。

「——一剎那的情慾……」他說，而且如果不是一聽到這句話，就好像感到肉體上的痛苦一般，她的嘴唇又變硬了，她的右頰的筋肉又搖動起來，他是還會說下去的。

「走開，走出這房間！」她更尖聲地叫，「不要對我說起你的情慾和你的機惡！」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兩腳搖抖，祇得抓住一把椅子的背來支撐自己的身體。他的面孔擴張了，他的嘴唇脹起，他眼淚汪汪的了。

「杜麗！」他說，喘喘起來了，「發發慈悲，想想孩子們，他們是沒有過錯的！都是我的過錯，責罰我，叫我來補償我的罪過吧。甚麼事，祇要我能辦，我都願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沒有言語可以形容。但是，杜麗，饒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聽見她的艱難的，苦重的呼吸，他說不出地替她難過。她好幾次想要開口，但是不能夠，他等待着。

「你記起小孩，司梯瓦，祇是爲了要逗他們玩，但我却總是記得他們，而且知道這樣子會害了他們。」她說——很顯然地是一句她這幾天來對自己重複了不止一次的話。

她叫他「司梯瓦」，他感謝地望着她，走上去拿她的手，但是她嫌惡地離開他。

「我常常想着小孩，所以祇要能夠救他們，我甚麼事都願意做，但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去救他們。把他們從他們的父親那裏帶走呢，還是就這樣讓他們和一個不正經的父親——是的，不正經的父親在一起……告訴我在哪……發生以後，我們還能在一起生活嗎？還有可能嗎？告訴我，呢？還有可能嗎？」她重覆着說，提起她的嗓子，「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的父親和他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師發生了戀愛以後。」

「但是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他儘在用可憐的聲音說，也不知道自己說的甚麼，同時他的頭垂得更低了。

「我對你感到厭惡，嫌棄。」她叫，愈來愈激烈了，「你的眼淚等於水，你從沒有愛過我，你沒有心臟，也沒有品性，我覺得你可惡，討厭，是一個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一個陌生人！」帶着痛苦和激怒，她說出了這個在她看來是那麼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表露在她的臉上的憤激之情，使他着慌和驚駭了。他沒有懂得他的憐憫是怎樣激怒了她。她在他心裏看出了對她的憐憫，却並不是愛。「不，她恨我，她不會饒恕我了。」他想。

「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說。

這時隔壁房裏一個小孩哭起來了，大概是跌了交。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靜聽着，她的臉色突然變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她要作甚麼似的，於是迅速地立起身來，她向門邊走去。

「哦，她愛我的小孩。」他想，注意了小孩哭的時候她臉色的變化，「我的小孩，她怎麼可以恨我呢！」

「杜麗再說一句話。」他一邊說，一邊跟在她後面。

「假使你釘着我，我就要叫僕人和小孩子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無賴。我馬上就要走了，你可以跟你的妍頭住在這裏。」

呀！」

她走出去，碰的一聲把門關上。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數了口氣，揩揩他的臉，用輕輕的腳步走出房間。「馬特偉說她自會好起來的，但是怎樣？我看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唉，多可怕呀！而且她是怎樣粗鄙地叫着：『他對自已說，想起了她的嘔吐和『無賴』，『辨頭』這兩個字眼。』說不定女僕們聽到了粗鄙得可怕呀！可怕呀！」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一個人站了一會，揩了揩他的眼睛，挺起他的胸膛，走出房間來了。

這是禮拜五，德國鐘錶匠正在餐室裏開鐘。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想起了他關於這個精細的、禿頭的鐘錶匠說過一句笑話，「那德國人開鐘把自已開了一生了。」於是他微笑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是愛說笑話的，也許她自會好起來的。「自會好起來的。」倒是一個有趣的說法，他想，「我要再用牠。」

「馬特偉！」他叫。「你和瑪利亞在起坐室裏替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馬特偉進來時對他說。「是老爺。」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穿上他的毛皮外衣，走上階台了。

「你不回來吃飯嗎？」馬特偉一面說一面送他出去。

「說不定，這是給家裏用的。」他說，從他的口袋裏摸出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來。「這點够了吧。」

「不够，我們總得應付過去的。」馬特偉說，碎的一聲把車門關上，退回階台上了。

同時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哄住了小孩，而且從馬車聲知道他已經走了，便重又回到她的寢室來。這是她逃避家事的煩累的唯一隱匿所。她一出寢室，家事的煩累就來紛擾她。就是現在，她兒童輩的短短的時間裏，英國女家庭教師和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就問了她幾個不能延擱而又祇有她纔能够回答的問題。「小孩出去散步穿甚麼衣裳？他們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叫一個廚師來？」

「哦，不要問我，不要問我吧！」她說，於是回到她的寢室，在她剛才坐著和他丈夫談話的同一個地方坐下，緊握著她那戒指從她的露骨的手指滑下的瘦削的兩手，開始在她的記憶裏重溫著全部的談話。「他走了，但是他已經和她斷絕了關係嗎？」她想。「他難道還去看她嗎？我做甚麼不問她，不復和是沒有可能了。就是我們仍舊住在一個屋子裏，我們也是陌生人——永。」

這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別的意義重覆着那個在她看來是那麼可怕的字眼。「我是怎樣地愛他呀！我是怎樣地愛他呀……我是怎樣地愛他呀！而且我現在不還是愛他嗎？我不是比以前更愛他了嗎？最可怕的是，」她開始，但沒有完畢她的思想，因為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從門邊伸進頭來。

「讓我們去叫我的兄弟來吧，」她說，「他總可以燒燒飯，要不然，又會像昨天一樣，到六點鐘我們還沒有飯給孩子們吃。」

「好的，我馬上就來辦了。但是你叫了新鮮牛奶嗎？」

於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耽溺於日常的事務裏，暫時地把她的憂愁淹沒在牠們裏面。

五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靠着優秀的才能，在學校裏很會讀書，但是他懶惰而又玩皮，所以畢業時他是在他的那一班裏成績最差的一個。但是不管他的慣常的放縱的生活樣式，他的較低的爵位和他的比較年青，他在莫斯科的一個政府機關裏佔着有名譽的，而且薪水豐厚的長官的位置。他是經過在這莫斯科的機關所隸屬的國務院裏佔着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他的妹妹安娜的丈夫亞歷山特羅維奇·卡列甯的手得來的，但是即使卡列甯沒有給他的舅子謀到這個職務，司梯瓦·奧布浪斯基經過另外一百個人——兄弟，姊妹，親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手，也可以得到這個或和這同樣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盧布的薪水，他是絕對需要這許多錢的，因為雖有他妻子的大宗財產，他的財政還是在拮据的狀態中。

半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親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經和現在是這個世界裏的大人物的人們中間生長大的。官場中人的三分之一比較年老的是他父親的朋友，從他幼時就認識他的，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職位、地租和股份等形式的地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們不會看漏一個和他們自己同類的人，因此奧布浪斯基要得到一個薪水豐厚的位置是並不怎樣費力的。他祇要不拒絕，不嫉妬，不爭論，不發脾氣就行了。這些毛病由於他特有的溫和的性情，他是從沒有犯過的。假使有人對他說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麼多的薪水的話，他一定會覺得好笑的。何況他要求並不過分，他祇要求年齡和身分都和他相同的人們所得的，而且他對於這種職務是和任何旁的人一樣勝任愉快。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被每個認識他的人所喜歡，不祇是由於他的善良，而且由於他的快樂的性格和無可懷疑的誠實。